

第一篇 总论

耳针疗法是对耳壳一定的部位进行针刺，用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它是针灸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耳针疗法和其他医学一样，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逐渐地得到充实和提高。

近年来，作者在针刺临床实践中，发现了耳经脉及其分布规律，发现耳经络与耳针疗效密切相关。大量事实表明，耳经络是耳针治疗的理论依据。耳针学作为祖国医学的特殊分支，正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独立的学问。在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耳针在临床上正在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第一章 概 述

耳针疗法在整个医学发展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早在长沙汉墓的帛书和《内经》就有所记载。《灵枢·九针十二原篇·小针解》反复论述了“小针”的作用。古代称耳针为“小针”、“微针”或“耳底神针”等，现在统称为耳针。

一、我国古代有关耳针和耳经络的记载

关于针灸和经络的起源问题，可上溯远古“三世医学”和古代“医经”诸家。据认为那时的文字记载绝大部分早已失传，无从考证。耳针究竟起始于哪个年代，虽然没有确切的论断，但历代有关耳经络的记载颇多。最早可上溯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关于“耳脉”的记载。以后在《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提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指心肾之气走于耳，而有听觉功能。《灵枢·经脉篇》系统地论及足少阳胆经，“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手少阳三焦经，“其别行支，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手阳明之别者，入耳合于宗脉”；“手太阳小肠经之支脉……却入耳中”；“足太阳膀胱之支脉……至耳上角”；“足阳明之脉……上耳前”等，阐述了十二经脉中有六条阳经上耳。《灵枢·口问篇》则提纲挈领地指出：“耳为宗脉之所聚”，意即耳是许多经脉聚会的地方。《灵枢·经筋篇》也提到：“手太阳之筋，其支者当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在《素问·缪刺论》述及：“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素问·热论篇》还说：“少阳之胆，其脉循胁终于耳”等等。可见耳与经络的关系在《内经》时代已奠定了基础。《灵枢·五邪篇》还记载了“邪在肝，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的治疗方法。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说：“艾灸耳后筋上阳维穴可治风聋雷鸣”；《千金方》提到，“取耳中孔上横梁，针灸之，治马黄黄疸，寒暑疫毒等病。”

到了宋代，杨士瀛说：“十二经脉，上终于耳，其阴阳诸经适有交并”。及至金元时期，有关耳部经络的阐述又出现了盛况：如刘元素《六书·耳鸣篇》提到：“盖耳为肾之窍，交会手太阳、少阳、足厥阴、少阴、少阳之经”。并记载了“灸耳后青丝脉，治小儿惊痫”之法。李杲《十书·耳聩声篇》说：“胆与三焦之经同出于耳。”罗天益《卫生宝鉴》记载：“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夫耳者宗脉之所聚，肾气之所通，足少阴之经也”。朱震亨《丹溪心法》指出：“盖十二经脉，上络于耳”和“耳为诸宗脉之所附。”足少阳胆经“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滑伯仁《十四经发挥》论到：“手少阳……从耳后翳风穴入耳中”和“足少阴……从耳后颞颥间过翳风之分入耳中”，进一步落实了手、足少阳经入耳的具体穴位。

到了明代，对耳部经络的阐述又有了深入的发展。李时珍《奇经八脉考》从八脉角度阐发了经脉和耳的关系，如阴阳二跷脉循行“入耳后”；阳维脉“循头入耳”。徐春圃《古今医统》记载：“且十二经脉上络于耳，其阴阳诸经适有交并·精气调和，血气充足，则耳闻而聪。”杨继洲《针灸大成》说：“艾灸耳尖穴可以治疗角膜生翳”《养性书》说：“以手摩耳轮，不拘数遍，所谓修其城郭，以补肾气，以防聋聩也。”王肯堂《证治准绳》说：“耳属足少阴肾经，

又属手少阴心经,又属手太阴肺经,又属足厥阴肝经,又属手足少阳三焦胆、手太阳小肠经之会,又属手足阳明大肠胃经,又属足太阳膀胱经,又属手足少阴心肾、太阴脾肺、足阳明胃经之络”。并提到:“耳前属手足少阳三焦胆、足阳明胃经之会;耳后属手足少阳三焦胆经之会;耳下曲颊,属足少阳胆、阳明大肠经之会,又属手太阳小肠经”。张介宾《类经》说:“手足三阴三阳之脉皆入于耳中”。《类经图翼》叙述了各经脉抵耳的具体部位,如“足太阳支者,至耳上角;足阳明循颊车上耳前;足少阳下耳后,支入耳中,出耳前;手太阳入耳中;手少阳系耳后,出耳上角,支入耳中,出耳前;手阳明之别者,入耳合于宗脉;足少阳之筋,出太阳之前,循耳后;足阳明之筋,其支者结于耳前;手太阳之筋,结于耳后完骨,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手厥阴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为医籍中论述较详者。清代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说:“阳跷……下耳后,入风池而络”。

二、国外耳针研究和应用动态

1. 研究记载

古希腊、埃及等国曾有藉耳诊治病的经验^[1]。古希腊时希波格拉底曾用切断耳后血管的方法治疗过阳萎和男性不育症^[2],他还发现外耳与情绪低落有关^[3]。古埃及还有针刺妇女耳部以达节育的记载^[2]。Valsalva (1717) 记述,不同的耳廓部位对坐骨神经痛及面神经痛有效^[4]。Lusitani (1937) 记载:灸耳廓可以止痛。由此可知,从古到今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都有人注意到耳与整体的关系,都有人通过耳廓诊治疾病。

法国 Nogier 首先提出“耳针疗法”的名称,他在历次国际针灸会议上发表论文^[5~7],报道了《耳穴与脏腑相关》的论著,认为耳廓皮肤电阻的变化,可以反映内脏的病变;机体病变时耳廓皮肤有低电阻出现。他在《脏腑在耳壳上有代表区》一文中的论点,被法国耳诊工作者广泛采用于临床^[8]。Nogier (1957) 提出^[5, 6],耳甲腔代表着胸腔脏器;耳甲艇代表着腹、盆腔脏器;而胃区位于耳轮脚基部,介于耳甲腔与耳甲艇之间。他用压痛点方法标记了42个穴位,提出耳穴与人体的关系——颇似一个胚胎倒影。

Jarricot 和 Pellin^[9, 10], 1970年用穴位探测仪探测出穴位的反应点,认为代表消化系统器官的穴位是沿对耳轮下脚的下缘分布的,胃穴位于耳轮脚基部消失处。

岸勤和藤田六郎通过对家兔的实验观察,认为十二经络全部与听宫穴相联系,每条经络线又从听宫穴开始在耳廓上各有其特异的经络路线。第一条肺经于最内侧通过,第十二条肝经则于最外侧通过^[11]。Dale (1976) 也认为,耳廓有十二经的投射^[12]。

《医道の日本》(1985) 刊载本书作者有关耳经络的报道^[13]。作者在“超感型经络敏感人”的身上发现,针刺左侧井穴的刺激感传循行于左侧耳廓之上,而针刺右侧井穴则反是。各经络的刺激感传都能通走耳廓全程,呈双向传导。两侧同名经脉所构成的耳廓感传路线恰似“镜像”。不同井穴的经络感传在耳廓上都有其不同的分布规律和严正的排列法则。

2. 学术会议

自第一届世界针灸大会(1965)在日本东京召开,直到第七届世界针灸大会在科伦坡召开,这七次大会中有二次重点报告了有关耳针方面的研究。一次是第二届世界针灸大会(1969)

在巴黎召开, 举办单位为法国国际针灸学会。这次大会共有27个国家300余名代表出席, 共有80个专题, 会上法国学者报告了耳穴电针疗法, 耳针的神经生理学等。还有一次是第六届世界针灸大会(1979)在巴黎召开, 有54个国家与地区代表出席了大会, 会上共有124篇报告。在这次大会上, Nogier 报道, 习惯用右手的人, 其右耳的穴位类似头向下的胎儿体位分布, 而其左耳的穴位类似头向上的。

1975年在南美阿根廷召开了世界针灸学会国际耳针大会, 1977年在西班牙的马利奥尔卡岛召开了世界耳针大会。目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波兰、美国、加拿大、奥地利、丹麦、苏联、罗马尼亚、捷克、西班牙、墨西哥、斯里兰卡、马尔他、哥伦比亚、印度、希腊、阿根廷、埃及、尼日利亚、日本、朝鲜、土耳其、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国都开展了耳针疗法和耳针麻醉, 其中有些国家还先后成立了耳针法研究会, 出版了耳针杂志、专著和挂图等。

3. 临床应用

日本耳针的应用始见于1956年, 和田秀用针刺耳垂治疗泪囊炎。北出利胜(1977)对耳穴的麻醉和镇痛进行了实验观察, 发现肺穴对切口皮有镇痛效果; 交感穴对内脏有明显镇痛和解痉效果; 神门穴对精神有安定作用; 肾穴对骨折有止痛效果; 颈穴对落枕有效^[15]。

Chen, GS (1977), 发现肺穴和神门穴对治疗药瘾有特异的疗效, 可能与脑内释放脑啡肽有关^[15]。清水莲(1977), 通过耳穴探测仪对病人耳穴探测后, 发现很多耳穴对疾病有特效, 如肩周炎、慢性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以及预防晕车等都有显效^[16]。田山文隆(1979), 曾对未采用降压药的原发性高血压病人, 用体针加耳针治疗, 疗效比单纯体针为佳^[17]。

三、关于耳针和耳经络的现代实验研究

耳与人体各部存在着一种生理性的内在联系。现已证明, 耳廓皮肤电阻的变化可以反映内脏病变。机体病变时, 耳廓皮肤有低电阻点出现^[18]。Swee 等实验证明^[19], 大多数心脏病患者耳廓心区皮肤电阻比对照组显著降低。日本学者实验结果表明^[20], 耳针的三焦点与腰部的天枢穴有相应关系; 耳针的大肠点与腹部的大巨穴有相应关系。临床观察证明, 当人体内某部或脏腑发生病变时, 在耳的特定“代表区”或“反应点”会出现色变或压痛^[21]。头痛患者耳廓的枕、额或颞穴出现压痛点, 并伴有导电量的增高^[22]。在胃大部切除手术过程中, 患者耳廓痛觉敏感点也较术前明显增多^[23]。孕妇在不同孕期, 其耳廓低电阻点也有一定的变化规律^[24]。以上表明, 耳穴阳性反应点与内脏病变或机体机能状态有关。通过这些“代表区”或“反应点”可运用耳针来治疗体内某部或脏腑的病变。虽然如此, 迄今人们对这些耳廓变化与内脏疾病间的相互联系的途径仍然缺乏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 大量的动物实验结果, 反映耳廓皮肤与内脏之间存在一种机能联系。在实验动物人工外伤或胃炎等疾病时^[25, 26], 耳廓会出现压痛点与低电阻点。家兔实验性腹膜炎的耳廓电阻的探测表明, 兔耳廓低电阻点的出现, 反映了松节油所引起的腹膜炎病变^[27]。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状态组报告^[28], 家兔实验性胃溃疡的耳廓电阻探测, 发现耳廓低电阻点的出现随病情的发展而增加; 还有一组家兔实验性心肌梗塞的耳廓皮肤电阻探测结果, 发现低电阻点与对照组的电阻平均值有非常明显的差别^[29]。实验表明, 内脏器官的病患与耳廓皮肤电阻的变化是互相联系的; 随着内脏疾病的恢复, 这些点又逐渐减少, 乃至消失^[30, 31]。动

物实验结果还表明,人体上观察到的内脏病变与体表相互联系的规律,在动物身上也能得到验证。还有人针刺家兔外关穴引起耳温反应,说明外关穴与耳部经络的联系确实存在^[32]。

关于耳与经络相关的临床报道已逐年增多,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60年代初国内乔氏报道^[33],接受耳针的病人常有轻微触电或气体流动的感觉,由耳部沿着一定路线向身体的某部走动,其经过路线大部与经络循行的路线相似,说明耳部与全身经络相关。继之,陆续有人报道^[34,35],刺激耳穴可以引起相应经脉的感传。刺激耳穴所诱发的感传多自耳廓开始,沿一定的路线传向相应经脉的起止穴,然后再沿该经脉的路线循行,终其全程^[36]。周氏等^[37]观察到一些耳针患者的感传路线与十二经中的胃经、胆经、膀胱经颇相吻合。小林良英等(1974)报道^[38],针刺耳穴有时能在体内相应的经络上出现针感。如针耳肺穴有人引起上肢内侧酸重感;针坐骨穴有人出现一阵暖气从耳廓向下传向患肢,表明耳廓经络与全身经络相通。

安徽经络研究所等单位在对耳穴的969次测试中,有905次出现了感传,其中感传线与经络循行路线符合的达91.6%,而且可通过经络全程^[39]。有人用电提针每日刺激井穴,经30~75天后,发现约8%的短程感传者不需接力即能通达全程^[40]。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报道^[41],随着激发井穴的次数增多,接力感传可从井穴循经上传入耳。哈尔滨市盲聋哑学校调查证明^[42],只要一经入耳,其他经也可入耳,提示经络可以上循入耳,表明耳部感传与十二经相通^[43]。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多年以前,法国学者Nogier就已报道^[44],耳廓有两条“管道”,一条自耳屏下方开始向下,经耳垂辗转至对耳屏,再沿对耳屏上升到耳廓上方与耳轮交界处;另一条从耳轮尾向上,沿耳轮上行呈环形路线,止于耳轮脚,曾被认为是所谓的耳廓经络。现经作者证实,Nogier所谓的“管道”,乃耳廓经络的某段路线,Nogier的前条管道应认为是耳廓手足太阳经脉的一部分路线;而后条管道则应视为耳廓手阳明经的一段行程^[45]。

尽管耳针疗法和耳针麻醉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然而,人体的十二经脉在耳壳究竟如何分布?通向何方?迄今使人迷惑不解。人类已成功绘制海底地貌图和遥远银河系星系图,但是,现代生理学对耳朵与全身的功能系统,还是知之甚微。正因为如此,作者通过人体生物放大效应实验和针疗实践,探索了循经耳穴的存在形式和分布规律,总结了各个耳穴的功能,并描绘出较系统的耳经络图谱,编写了系统的“耳针学”。

参 考 文 献

- [1] Bourdiol 著,周才一摘译:耳针疗法,生物疗法讲座(33):1,1972。
- [2] Cure 著,周才一摘译:耳针疗法的神经生理学,国际新针灸杂志(16):371,1970。
- [3] Nogier, P: 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Akupunktur 6(3~4):25,1957。
- [4] Тыкоцинекия, ЭА: Основы Иглоукалельско Терапии, 287, 1979。
- [5] Nogier, P: 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Akupunktur 6(5~6):58,1957。
- [6] Nogier, P: 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Akupunktur 6(7~8):87,1957。
- [7] 管彦信:国外针灸发展简介,湖北中医杂志(6):20,1981。
- [8] Spears, CS: Auricular Acupuncture: New Approach to Treatment of Cerebral Palsy. Am. J. Acupuncture 7(1):49,1979。
- [9] 许瑞征,陈守基:述评耳穴的命名和定位,江苏医药(中医分册)(3):7,1979。
- [10] Jarricot, H: Nouvelle Rev. Intern. d'Acup., (16):345,1970。
- [11] 岸勤:日本针灸治疗学会志21(2):39,1972。

- [12] Dale. RA: Am. J. Acupuncture 4 (1): 7, 1976.
- [13] 尉迟静: 耳介の经络の新しい発見, 医道の日本 44 (2): 24, 1985.
- [14] 北出利胜: 医道の日本 36 (11): 5, 1977.
- [15] Chen. GS: Am. J. Chinese Medicine 5 (1): 25, 1977.
- [16] 清水莲: 耳针疗法的实际, 197, 1977.
- [17] 田山文隆: 日本针灸治疗学会志 27 (3): 177, 1979.
- [18] 天津耳针研究组: 耳廓反应区导电量测定及耳针机制初步探讨, 天津医药杂志 (2): 639, 1960.
- [19] Swee. OL. et al: Reviews of Presentations. 7th World Congress of Acupuncture, 82, 1981.
- [20] 间中真雄著, 李振东译: 针灸中“左与右”的问题 国外医学, 中医中药分册 (4): 39, 1981.
- [21] 周鲁基: 正常人体耳壳敏感区与痛点的测定, 浙江中医 (2): 50, 1960.
- [22] 匡培根等: 头痛与耳穴导电量关系的研究, 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一): 199, 1979.
- [23] 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等: 胃大部切除病人耳壳痛觉敏感点变化规律的观察, 针刺麻醉临床和原理研究资料选编, 第27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24] 周绍慈等: 不同妊娠孕产妇耳壳低电阻点的变化, 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一): 291: 229, 1979.
- [25] 毋望远等: 实验性豚鼠耳廓压痛点的研究, 生理学报 25: 78, 1962.
- [26] 福建医学院针灸经络研究室: 耳针疗法的研究, 福建医学院学报 (3): 1, 1960.
- [27] 李肇特等: 家兔实验性腹膜炎的耳廓电阻的探测, 中华医学杂志 (7): 428, 1973.
- [28] 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形态组: 实验性胃溃疡家兔的耳廓皮肤电阻探测, 北京医学院学报 (1): 12, 1974.
- [29] 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形态组: 家兔实验性心肌梗塞耳廓皮肤电阻探测, 北京医学院学报 (2): 75, 1978.
- [30] 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等: 人工胃溃疡对形成家兔耳壳低电阻点的影响, 针刺麻醉临床和原理研究资料选编, 第285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31] 广东省人民医院等: 家兔实验性胃溃疡与耳穴电阻关系的初步观察, 全国针刺麻醉研究资料选编, 第 650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32] 姜松林等: 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药学报 (1): 7, 1978.
- [33] 乔尉然: 34例肝硬化病人耳穴及经络测定的初步分析, 经络针灸专集, 第一集, 第27页, 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编, 1961.
- [34] 天津天红桥区第一防治院针麻组: 关于经络实质的初步探讨, 针刺麻醉资料汇编, 第1页, 天津市针麻协作组, 1972.
- [35] 福建省三明地区二院针麻组: 针刺麻醉施行胃大部切除术45例小结, 单行资料, 1974.
- [36] 广西中医学院针麻经络研究室: 刺激耳穴诱发的循经感传现象, 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摘要 (一): 264, 1979.
- [37] 周鲁基等: 耳针疗法临床应用初步报告, 上海中医药杂志 (5): 229, 1960.
- [38] 陈巩荪: 国外耳针研究动态, 国外医学, 中医中药分册 (2): 21, 1981.
- [39] 胡翔龙: 三年来经络现象研究的进展, 中国针灸 (4): 35, 1983.
- [40] 吴嗣洪: 循经感传现象研究的主要进展, 上海中医药杂志 (9): 33, 1981.
- [41] 张缙等: 循经感传的“激发”初步观察, 中国针灸 2 (5): 29, 1982.
- [42] 哈尔滨市盲聋哑学校: 28例聋哑学生经络感传调查, 第二次全国经络感传专题研究经络交流会议资料, 1977.
- [43] 孟昭威: 第三平衡系统——经络系统, 中国针灸 (1): 25, 1983.
- [44] Nogier, P: D. Z. A., 10, 1961.
- [45] 尉迟静: 耳廓经络路线的初步探索, 辽宁中医 (12): 7, 1982.

第二章 耳 经 络

早在《灵枢·口问篇》就有“耳为宗脉之所聚”的说法。此后，历代医籍虽然也十分强调耳与全身的内在关系，但均未有细节的说明。第一章概述中，作者曾报道经络有趋耳现象，即发现针刺各井穴的刺激感传到达各经脉的终点穴后，仍能继续上行，并远传耳廓之上。其路线虽曲折回还，但受检人都能觉察和体会得十分清楚明确。这种刺激感传都能遍走耳廓全程，呈双向传导，终止刺激时感传可在回传过程中逐渐消失。针刺左侧手、足井穴的刺激感传循行于左侧耳上，而针刺右侧则反是。由于耳廓十二经脉路线都有其严正的分布规律(图2-1~12)。重复刺激图象可以再现，从而得以描绘出来。

耳廓经络的发现，为耳针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认识这种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现象的内在规律，就能在广泛的耳针医疗实践中发挥其更大的自由。

一、耳廓经络

耳廓经络的分布各有不同，但排列严正，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经脉图案。耳廓经络路线的分布多集中于三腔(即耳甲腔、耳甲艇和三角窝)，其中以耳甲腔的经络分布最为集中(参见图2-1~12)。

耳廓结构特殊，表面崎岖不平，沟槽堤埂较多，皮下组织浅在，但这些并不影响经络的贯注流溢。

1. 耳廓经络一脉多歧

作者在人体生物放大效应下，在深入探索和仔细观察中，发现耳经络与十二经脉有其相似属性，但又有其不同的特征。表现在耳廓经络分支的数量有所不同。一般耳廓经络都有两条，但也可见有三条不等。

例如：手少阴经入耳廓分支有三条，分别自耳门穴、听宫穴和听会穴上循耳廓(图2-13 A、B、C)；而足少阴经入耳廓分支则只有两条，分别自耳门穴和听宫穴上循耳廓(图2-14 A、B)。《灵枢·卫气篇》记载：“足少阳……标在耳窗之前”，标指树枝。祖国医学还说：“经脉犹如树之干，络脉犹树之枝”，都表明耳廓经络可以一脉多歧。

耳廓经络分支虽然较多，但都互不干扰，互不混淆，这可能与经络感传的“绝缘性”有关^[1]。作者通过“人体放大效应”观察到耳廓经络可以相互并列，并驾齐驱；或是上下重叠，各走各层。耳廓皮层虽浅，但微经络呈带状，上下层之间仍有间隙。据报道^[2]，人体表皮下有着经络样空间的循行分布。还有人用³²P注入山羊的穴位，发现经络分布有深有浅^[3]，以上事例都是本组资料的有力旁证。

2. 阴经、阳经在耳廓均有分布

纵观我国历代医书对耳廓经络都略有论述，但所持观点不同，认识不一。早在《灵枢·口问篇》说：“耳为宗脉之所聚”。宋代杨士瀛说：“十二经脉上络于耳”，表明十二经脉与耳相通。金代刘完素《六书·耳鸣》说：“盖耳为肾之窍，交会手太阳、少阳，足厥阴、少阴、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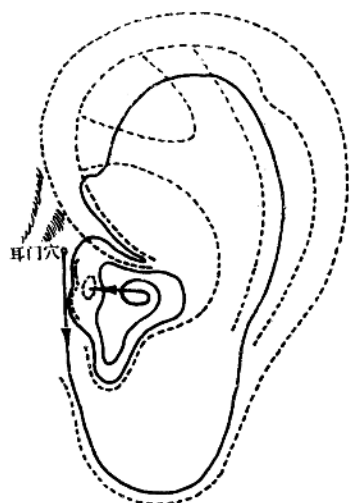


图 2-1 耳廓手太阴肺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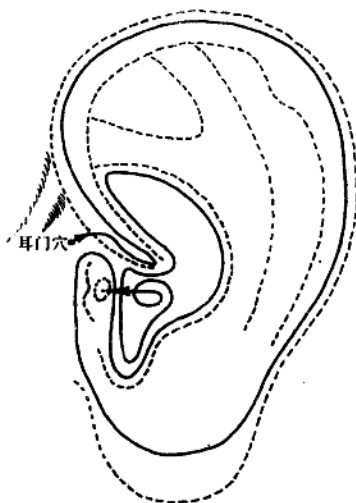


图 2-2 耳廓手阳明大肠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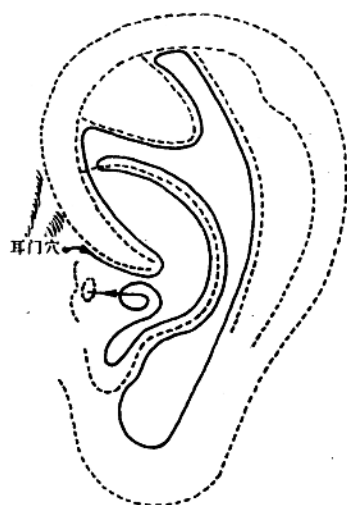


图 2-3 耳廓足阳明胃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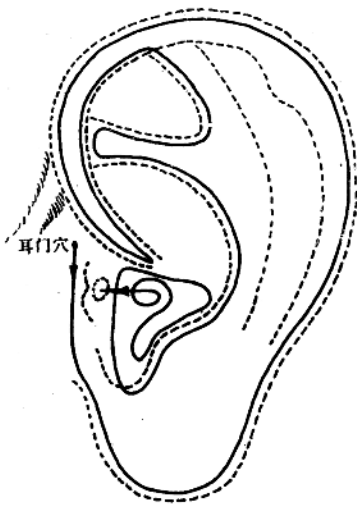


图 2-4 耳廓足太阴脾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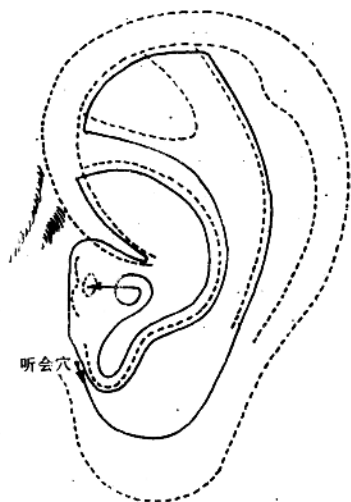


图 2-5 耳廓手少阴心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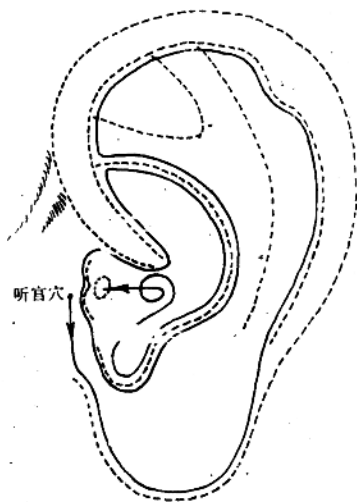


图 2-6 耳廓手太阳小肠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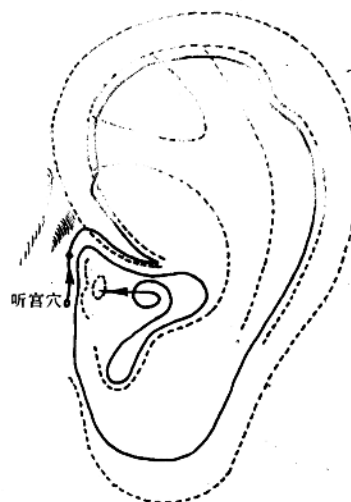


图 2-7 耳廓足太阳膀胱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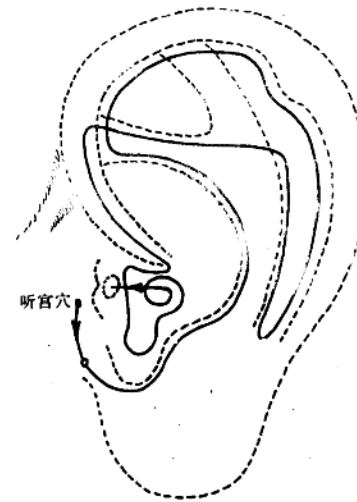


图 2-8 耳廓足少阴肾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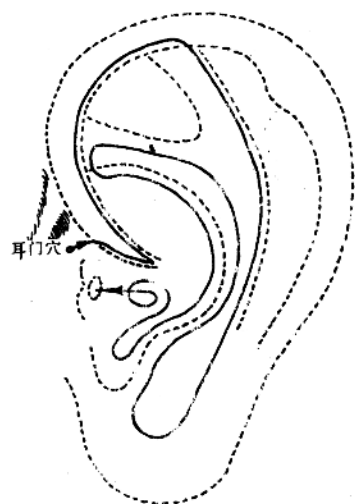


图 2-9 耳廓手厥阴心包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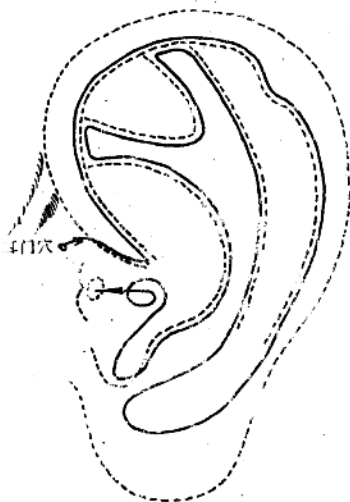


图 2-10 耳廓手少阳三焦经路线



图 2-11 耳廓足少阳胆经路线



图 2-12 耳廓足厥阴肝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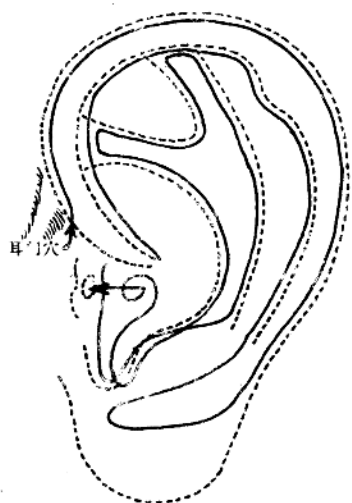


图 2-13A 手少阴经耳廓耳门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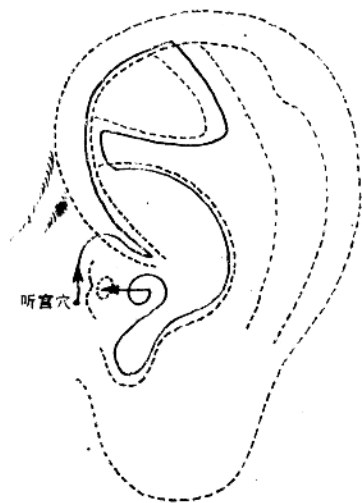


图 2-13B 手少阴经耳廓听宫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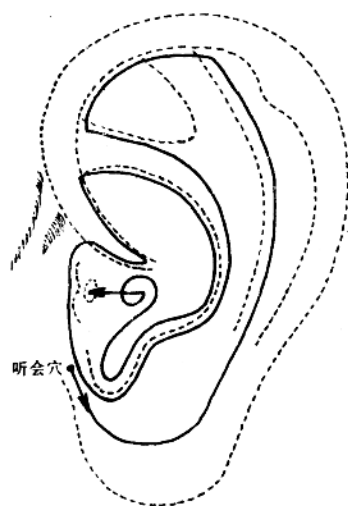


图 2-13C 手少阴经耳廓听会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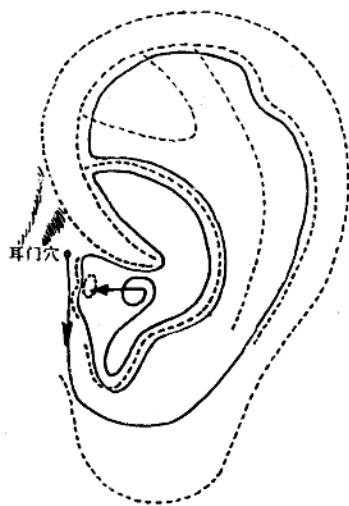


图 2-14A 足少阴经耳廓耳门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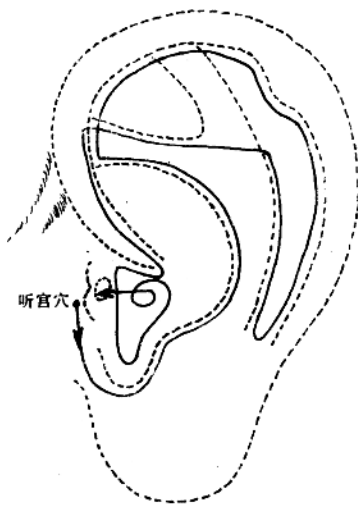


图 2-14B 足少阴经耳廓听官支

阳之经”，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耳聋篇》说：“然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其阴阳经气有相并时”，以上说明阴阳经脉都上络于耳。但是，《灵枢·经脉篇》记载：“手足三阳经入耳，合于宗脉”。因此，有人认为六阴经只是间接与耳联系^[4]，《中国医学大辞典》也援引其说，认为阳经脉循头上面，通达耳廓，而阴经脉与耳部只保持着间接关系。这方面，河北省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组也认为，耳穴没有阴经的分布^[5]。

全面考察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阴经经脉也有入耳者：如《素问·缪刺论》指出：“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赵献可《医贯》说：“人身十二经脉中，除足太阳、手厥阴，其余十经络皆入于耳”。明代李时珍《奇经八脉考》记载，阴阳二跷脉分别统率左右侧的阴阳经脉，并循行“入耳后”。此外，《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指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也提示阴、阳诸经均可上耳。

我们可以再从耳和脏腑的联系来分析：《灵枢·脉度篇》说：“肾气通于耳”；《素问·金匱真言论》有“（心）开窍于耳”的说法，提示足少阴肾经与手少阴心经均与耳有联系。《素问·玉机真脏篇》说：“（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素问·脏器法时论》记载：“肝病者，……虚则……耳无所闻。”表明足太阴脾经与足厥阴肝经都与耳有联系。元代《证治准绳》述及：“肺气虚则少气……是以耳聋”，以及《难经》中有“肺主声……令耳闻声”，说明肺与耳也有一定联系。

作者认为，阴阳学说贯穿于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不能只有阳而没有阴，也不能只有阴而没有阳。当然，经络也不例外，根据阴阳互根来看：手、足三阳经脉既可上耳，那么，手、足三阴经脉同样也可上贯于耳。通过对耳背经络的观察证明，阴经经脉都有分支上耳。耳壳阴经经脉与阳经经脉并驾齐驱，那里有阳经经脉，那里就有阴经经脉。不但如此，六

阳经共有12条分支上贯于耳,而六阴经则有14条分支上耳。耳廓十二经脉中,阴经分支的分布实较阳经分支为多。临床上耳针能治阴经经脉所属脏腑,且能取得卓著疗效,其原因即在于此。

3. 耳廓经络分布与十二经分布的比较

观察对比耳廓经络与十二经脉,发现两者的共性是:(1)耳廓经络是十二经脉的延伸和不可分割的部分;(2)两者都是双侧对称;(3)两者都“内属脏腑,外络肢节”;(4)两者都分别是耳针和体针治疗的依据。

同时,两者各有其相对特异性,表现在:(1)十二经脉各有1条,而各经脉于耳廓经络的分支则可有2~3条不等(见图2-1,2);(2)十二经脉路线呈纵行,或稍有弯曲,但耳廓经络路线却都转弯抹角,曲折回还;(3)十二经脉感传路线宽2~3 cm左右,而耳廓经络路线宽约2 mm;(4)十二经脉的终点穴位所在部位不一,而耳廓经络各分支路线最终都经外耳道进入耳内;(5)四肢经脉分布散在,而耳廓经络分布则较为密集;(6)四肢经脉位置有深有浅,但耳廓经络所在位置都浅在;(7)耳廓经络相互间的交叉、交会显然较十二经脉为多。

4. 耳廓经脉与神经不是一回事

有关经络实质问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针刺穴位与神经有关,不少学者从穴位解剖基础上,寻找了穴位与神经的关系^{[10][11]}。李楚杰与周舒^[12],用电刺激“水沟”可使休克病人的血压与呼吸改善,但切断眶下神经后即无效。吴乐君与张荣棠等^[13],针刺“会阴”、“水沟”可使呼吸明显改变,若在穴内预先注以奴佛卡因,针刺反应即不再出现,似表明针刺效应与神经系统有关。

然而,这种主观上的联系,还不能解释某些客观存在的事实,用现有的神经知识,还不能解释经络现象^[14]。作者实验观察表明,耳廓经络与耳廓神经有很多不同之处:(1)耳廓经络的走向和分布范围与耳廓组织学上周围神经的走向和分布并不一致。(2)耳廓经络感传速度较一般神经传导为慢。(3)耳廓经络呈双向传导,终止刺激后,感传可以回流,而神经则否。因此,作者认为,经络有别于神经,两者还不能同等看待。

二、耳背经络

作者在发现耳廓微经络系统之后,观察到耳背有经络客观存在^{[15][17]}。耳背各经脉分支,分别由医风穴、医聋穴与下耳根穴走上耳背。循行于耳背的经脉分支多先沿耳根部上行,继之,转向耳轮背侧上方和耳轮背侧外缘下行,经耳垂背侧,复辗转于耳背之上。(图2-15~26)

耳背经络细小浅表,一般耳背经络感传的宽度约2 mm,深约1~2 mm。远较四肢经脉为窄、为浅。耳垂背侧脉气稍深,也不过4 mm左右。

长期以来,在耳针治疗实践中,人们往往忽视耳背这块狭小区域,致使这块处女地不能很好地被用来为耳针临床服务。近年来,作者发现耳背和耳廓一样,都有经络的分布。耳背经络盘旋曲折,往返于这块狭小的天地间,构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耳背经络网。此耳背经络网与耳廓经络网以及全身经络网相互联系,耳针通过耳背经络可以影响全身。如果不把耳壳作为一个整体,只看到耳壳一面有经络而忽视另一面的做法是不全面的。而且从解剖结构来看,耳背表面隆起,更便于施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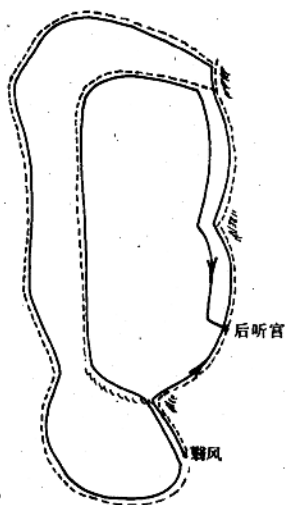


图 2-15 耳背手太阴肺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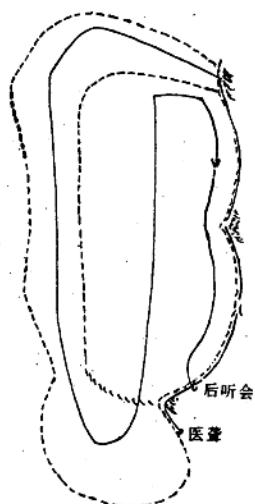


图 2-16 耳背手阳明大肠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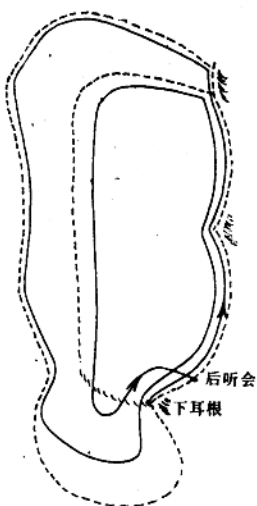


图 2-17 耳背足阳明胃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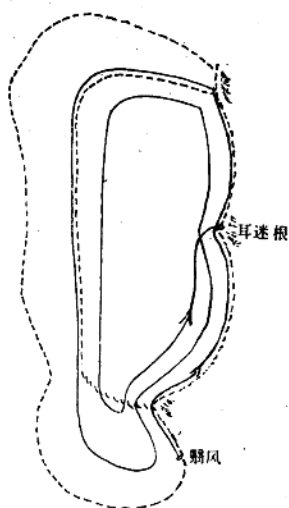


图 2-18 耳背足太阴脾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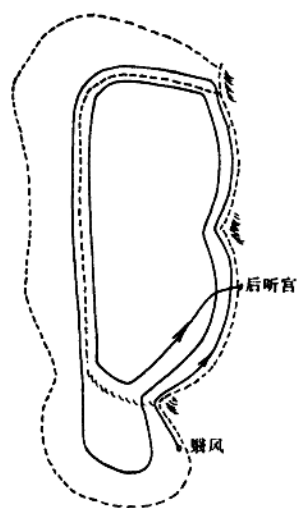


图 2-19 耳背手少阴心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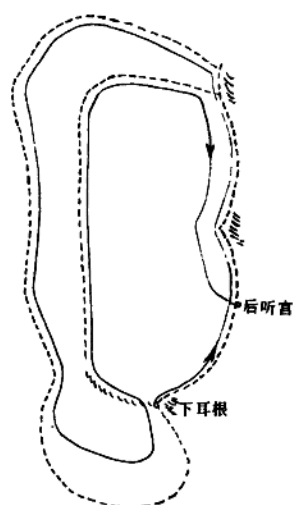


图 2-20 耳背手太阳小肠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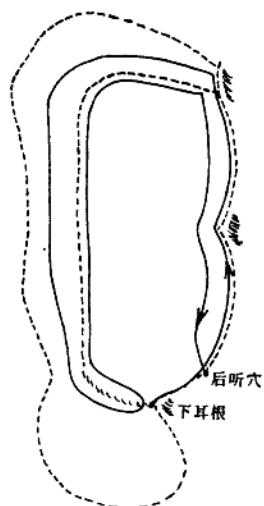


图 2-21 耳背足太阳膀胱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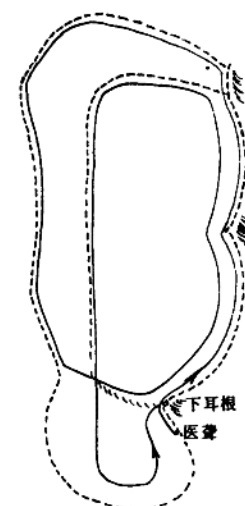


图 2-22 耳背足少阴肾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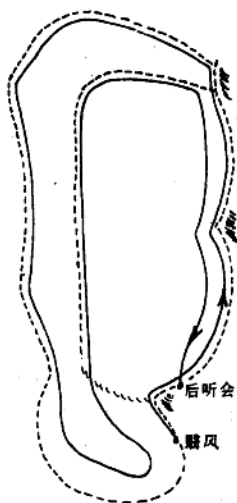


图 2-23 耳背手厥阴心包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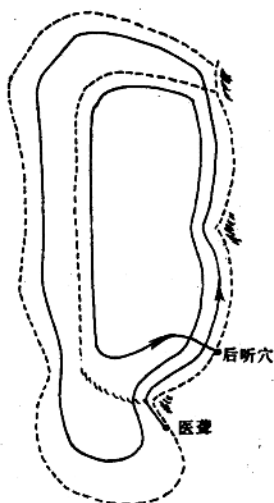


图 2-24 耳背手少阳三焦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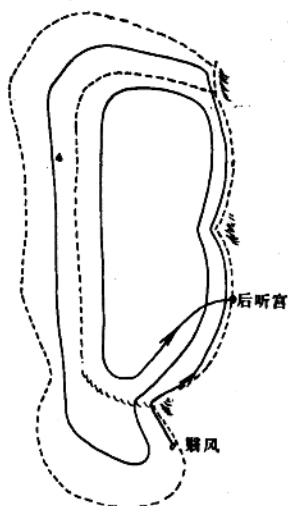


图 2-25 耳背足少阳胆经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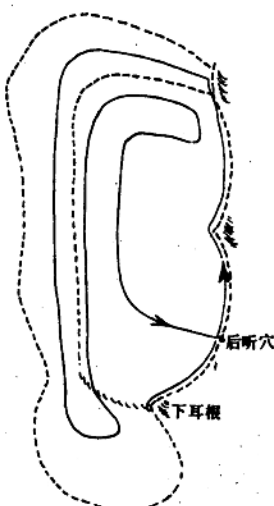


图 2-26 耳背足厥阴肝经路线